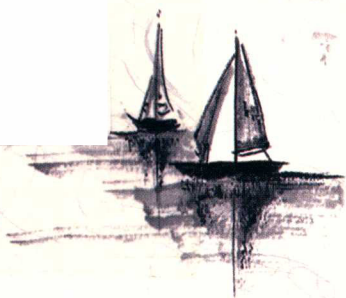


在路上

朱惠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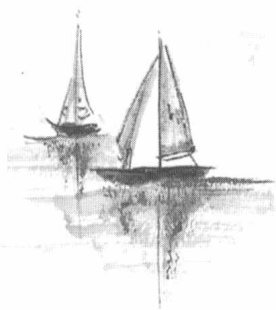
江南城乡的历史巨变
爱国爱乡的博大情怀



在路上

朱惠新 著

6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路上 / 朱惠新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339-5397-3

I. ①在…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 206044 号

责任编辑 张 雯

装帧设计 吴 瑕

责任印制 朱毅平

在路上

朱惠新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佳园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230 千字

印张 9.875

插页 1

版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397-3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序

朱惠新同志是我相识了十余年的一位朋友。他供职于湖州市南浔区练市人民医院，业余酷爱写作，曾长期担任《湖州日报》等报刊的通讯员，采写并发表了消息、评论、人物通讯等大量新闻作品，发表了散文、诗歌、小小说等百余篇文学作品。对于常人来说，这或许不算什么，而令人敬佩的是，朱惠新是一位下肢严重残疾者，平时必须借助双拐才能艰难行走。因此他的每篇文章的写作，都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艰辛。

约在十年前，朱惠新开始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先后出版了《乡绅大侠——朱麻树传奇》（2013年6月，黄山书社）、《茅坤传奇》（2014年6月，浙江人民出版社）两部长篇小说。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在路上》，是他费时多年的又一部心血之作。

这部长篇小说以杭嘉湖平原上的兴江县龙口乡银子湾村为背景来展开。小说中的主人公金天明是一个勤劳质朴的“泥腿子”，因大胆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而被推上生产队长、村长的岗位；又因为乡镇企业的兴起而成为乡工业公司总经理、副乡长；以后又随着企业的转制，从乡长转型为乡服装厂厂长和东升电梯有限公司董事长。其角色的多次转换，真实展现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的多个历史节点。金天明，历经磨难和坎坷，不断成长、进步和成熟，成为带领广大村民和企业员工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带头人、农村改革大潮中的弄潮儿，成为著名的民营企业企业家。

金天明的弟弟天亮，从一个高中生、军校生、部队军官、省级机关公务员，成长为兴江市的常务副市长；妹妹月亮，则从一个毛丫头、大学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省报记者。小说正是通过主人公金天明一家从1979年到2013年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生活状况及精神面貌等全方位的变化，反映了改革开放后江南农村的巨大变迁，以小见大，从一滴水折射出太阳的光辉。

作者多年生活在湖州练市，因此他熟悉中国江南农村的风土人情、乡风民俗和芸芸众生。金天明、金天亮、李东明等人物，有的是提炼了当代农村青年中勤劳正直、质朴刚毅、一心为公、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等优秀品质而创作的艺术典型，有的则有作者熟悉的村民、基层干部和乡村企业家的身影。因此全书充满农村生活的气息，有着淳朴浓郁的亲情、乡情、友情和爱情。金天明、天亮、秀平、张燕、李东明和乡党委书记陈永坤等人的身上，展现了改革开放大潮中众多民众拥有的可贵品质，他们可亲、可近，令人敬佩；而小说中的张春凡、张春平、张春林、刘一飞等人，谋求私利，利欲熏心，成为人们的反面教员。

全书以平实质朴的叙述和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反映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江南农村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弘扬正能量，呈现了爱国爱乡的博大情怀。这也体现了朱惠新从2014年加入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2015年加入湖州市作家协会、2016年加入中国文联残疾人协会以来创作水平的不断提升。

“写小说能诠释我生命的全部意义。”这是三年前朱惠新接受《湖州晚报》记者专访时的真情告白。为了创作此书，作者查阅了大量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报刊史料和其他文献，拄着双拐，深入周边的乡村和乡镇企业采访。无数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或

是别人外出旅游度假休憩的时候，他却在电脑前击打键盘，潜心写作。历经数载寒暑，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完成了这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今年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因此出版这部反映浙江农村变迁的小说更有着特殊的意义。而今年对朱惠新来讲又是双喜临门：不但《在路上》这部小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他的同样喜爱写作的女儿朱丹蕾，也以高分被华东师范大学录取。

欣闻朱惠新的又一部长篇小说《蚕花姑娘》正在写作中，我们期待他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断为广大读者朋友提供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张梦新

2018年7月

（张梦新，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1	第一章
10	第二章
22	第三章
33	第四章
41	第五章
48	第六章
56	第七章
69	第八章
77	第九章
85	第十章
93	第十一章
100	第十二章
109	第十三章
116	第十四章
124	第十五章
135	第十六章
144	第十七章
156	第十八章
166	第十九章

175	第二十章
184	第二十一章
190	第二十二章
199	第二十三章
208	第二十四章
214	第二十五章
223	第二十六章
232	第二十七章
240	第二十八章
247	第二十九章
259	第三十章
270	第三十一章
275	第三十二章
284	第三十三章
289	第三十四章
296	第三十五章
304	第三十六章

第一章

一九七九年春。杭嘉湖平原。

兴江县龙口乡银子湾村大队部门前的操场上，人声鼎沸。在操场的前面，用竹子和门板搭起了一个平台。大队书记李满和、大队长张春凡、贫管委主任李冬狗、民兵连长胡彪、大队会计张小毛在平台上的长条桌后一字儿坐着。

民兵连长胡彪隔着李冬狗，抓过放在居中坐着的李满和面前的话筒，大声喊道：“会议马上开始了，大家请安静！请安静！……”

会场一阵骚动后渐渐地安静下来。胡彪大声地说：“下面，请中共银子湾大队党支部书记李满和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掌声稀稀拉拉。

台下的二队队长张春平鄙夷地望着台上有一点自得的胡彪，对身旁的张武生和金天明说：“银子湾大队前有必要加上‘中共’吗？”

张武生笑笑，金天明并不搭理。

李满和扶了扶话筒，咳嗽了一下，清清嗓子，说：“今天的会议很重要，各家各户一户都不能少，请各生产队长查一下，看有没有没到的人家。”

各生产队长忙着清点自己生产队的户数，一阵嘈杂后，八队队长胡大勇高声喊道：“我队少了‘花狐狸’——胡花！”

全场哄堂大笑。张春凡抓过话筒，威严地说：“严肃一点，

会上不能叫人绰号！”

“我看见胡花同志今天一早乘轮船到上海‘白相^①’去了。”角落里有人喊了一声，同样引起了哄堂大笑。

李满和对着话筒吹了几下，会场安静下来。李满和说：“就少胡花一家，会议就开始吧。会后请胡彪同志把会议内容传达给胡花。”原本正襟危坐的胡彪有点不自然地动了一下身子。李满和接着说：“今天的会议主题，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龙口公社〔1979〕3号文件，说白了，就是要在我们大队全面推开分田到户、包产到户……”

全场彻底地安静下来。

在大队长张春凡家里，张春凡、张春平兄弟俩在喝酒。桌子上放着一瓶当地产的“双林大曲”，一碗红烧鱼，一碗炒鸡蛋，一碟花生米。

“哥，这次分田到户、包产到户，每个生产队都要弄吗？”张春平喝了一口酒，用筷子一粒一粒地夹着花生米往嘴里送。

“嗯。”

“那你家的地谁种呢？”

“这个……自己种呗。”张春凡有点无奈地说。

其实，张春凡的心里是不赞成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他是大队长，拿着全大队最高的工分，开会、出差都有补贴。他老婆蔡银花是大队赤脚医生，同样拿着全大队妇女的最高工分，每天也有补贴。再加上自己生产队的队长是弟弟，生产队集体分长分短，他从没吃亏过。因此，张春凡一家现在过着既安逸又满足的生活，他不希望改变这样的现状。

① 吴语方言，玩耍的意思。

“你和嫂子多年不赤脚下田了，自己种，能行？”张春平有点不相信地问。

“那你说——怎么办？”

“我想——我们生产队暂时不分，你到公社跟春林哥打个招呼……”

“这样重大的事情，春林哥能答应吗？再说，春林哥在开会时说，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生产任务，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要在全公社全面推开，不留死角！”张春凡有点沮丧地说。

张春平“扑哧”一声笑了，说：“哥，这话你也信？上级开会哪一次不这样说？又哪一次不留死角了？”

张春凡想想这话也对，于是看着他的弟弟，说：“那你为啥不想分啊？”

“哥，你又不是不知道，分了田地还不是我一个人管？梨花她——愿意下田吗？”

“分了，不愿意也得愿意。”

“嘿！她当初嫁给我，还不是因为安排她到大队小学当老师，不用下田吗？叫她下田，不知道怎样跟我反哩！”张春平说。

“为梨花当老师的事，大队部和社员都有意见，说梨花自己初中没毕业，怎么去教书……”提起这事，张春凡就来气。

“我知道，我知道。”张春平有点不好意思，赶忙掏出一包烟，递给他哥一支，春凡掏出火柴划着了，两人头挨头把烟点了。张春凡深深地吸了一口，又吐出长长的一溜一溜的烟圈，说：

“不分田地，其他社员肯定不同意，尤其是金家。”

“金家因为几年前在自留地上多种了大白菜被批斗了一番，这次估计不会强出头了。其他社员……”

“你可不要小看了金天明这小子，”张春凡打断他的话，说，“这小子前几天跑到公社，说要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哩！”

“啊？”张春平一惊，呆了一阵，猛吸一口烟，说，“哥，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就是生产队的储……储备粮……”

“储备粮怎么啦？”

“我们生产队的储备粮，小队会计的账面上只有两万多斤，而实际上有三万多……现在马上要分田地，我们来不及处理，如果晚一年分，我们就有机会脱手了。还有好几百元的现金不在账上，你——你说怎么办？”张春平说。

张春凡惊讶地看着他的弟弟。他知道这小子有心机，却没想到他的城府这样深，这样大的事情，对他这个当哥哥的瞒得这样紧。他虽然也听到过生产队里社员的风言风语，知道这个弟弟做过些手脚，没想到……

“这事情还有谁知道？”张春凡问。

“就我和小队会计张巧根。”

张春凡沉吟了半晌，说：“分不分田地的事，我要问问堂哥，还要看看公社里其他大队的情况再说。喝酒！”张春凡端了端酒杯。

“哎哟！”

“怎么啦？”

张春平张大了嘴巴，指了指喉咙。

“刺上了鱼刺，我去拿点酸醋来。”张春凡赶忙站起了身。

清晨。

金天明在自家的自留地上忙活了一个多时辰，太阳才刚刚出来，薄雾也慢慢散去。虽然江南水乡的早春还寒冷，但金天明的脸上还是挂满了汗珠。他用袖子擦了擦汗，坐在铁耙柄上，

注视着新翻垦的土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最便宜的香烟，刚刚点上，就听见有人喊他：

“天明！天明！”

金天明抬头一看，只见生产队副队长张武生正从地头下的田间小道上急匆匆地向他走来。天明直起身，向他招招手：“武生哥……”

张武生跑到金天明面前有点气喘了，金天明扔了一根烟给他，说：“武生哥，这样早寻我，有事？”

张武生点上烟，猛吸了一口，说：“天明，今年我们队的田地不分了！”

金天明一愣：“你说啥？”

张武生蹲下，天明指了指铁耙柄，说：“你坐下，慢慢说。”

张武生在铁耙柄上坐下，叹了一口气，说：“昨天晚上，春平把我叫去告诉我说，今年我们生产队的田地不分了，要和我商量安排全队今年的春耕……”

“大队会议上不是说，要全大队全面展开吗？怎么又……”天明急躁地打断武生的话。

“我也这样讲。可春平讲，全大队就我们二队不分，说是大队党支部会议决定的。还说全公社还有十几个生产队不分呢！”

天明听后呆了好一阵，喃喃地说：“本来我想在自留地上全部种上经济作物，农田承包了，粮食总是够吃的。可现在……”

“我也是这样想的，”张武生顿了顿，用期待的目光看着金天明，“所以我一早来寻你，商量一下怎么办。”

“为什么偏偏是我们二队？为什么不问问我们二队的社员同意不同意？这事我们一定要向满和叔问个清楚！”金天明的情绪显得很激动。

张武生犹豫着：“这事……可能跟李书记没……没有关

系……”

“我知道，这一定是张家兄弟捣的鬼！另外，我们生产队的账目，从张春平当生产队长以来，从没有公布过。武生哥，你是副队长，你知道我们生产队的底细吗？”天明说。

武生苦笑着摇摇头：“我哪能知道？我虽为副队长，还不是跟你们一个样？我们生产队的大小事情还不都是春平说了算？”

“唉！我们生产队的社员也太老实了！不过这次分田到户的事情再也不能随他们兄弟摆布了，有中央政策管着，怕什么？他们不想分，明摆着还想占集体和大伙的便宜！”金天明握了握拳头。

张武生也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天明紧绷着脸回到家里，母亲看他来了，赶忙揭开锅盖，说：“阿明，你洗把脸赶快吃早饭吧，春平刚才来找过你了。”

天明没有搭话，拿上一把掉了毛的牙刷，蘸上点盐，扯了条毛巾，出门向河埠口走去。走到门口，看见妻子秀平和妹妹月亮一人背着一篓满满的青草回家。秀平喊道：

“天明，赶快帮我把草背到羊棚去，累死了！”

“自己背去！”天明虎着脸说。

“不背就不背嘛，这么凶干啥？”秀平吐了吐舌头。

“大清早的就向我哥撒娇，活该！”月亮笑着说。

“你这死丫头！”姑嫂俩嬉笑着背着草蓐，向羊棚而去。

所谓早饭，是天明母亲抓了几把米，熬了一锅粥汤而已。今天天明一早到地头干活，母亲额外多蒸了几块番薯。等天明洗完脸回家，母亲已经盛了一大碗粥，粥面上放了几片番薯。天明一看那碗粥很稠，就端起碗倒在锅里，搅匀了，自己重新盛了一碗。

母亲埋怨道：“你干的活最多最累，又是大男人一个，粥就稠点，又咋啦？”

“哪一个不苦不累？”天明说。

天明的父亲金忠旺看着这一切，叹了一口气长气，说：“一年做到头，连粥饭都吃不饱。今年田地分了，熬过了这一季，以后总不会饿肚子了吧？”

天明三下五除二就喝完了一碗粥，说：“爸，刚刚在地头，武生哥给我讲，今年我们生产队的田地不分了……”

秀平和月亮刚踏进门，听见这话，全家人像不认识他似的，一齐瞪着天明。

金天明看着全家人吃惊的样子，心里一阵难受，转身走出门去。

天明当然理解家人的心情。他家共有八口人，除了小家子三口外，还有父母、奶奶和弟妹。但全家真正的全劳力，就他们夫妻俩。父亲虽然只有五十多岁，但因在县上建筑水库挑矿石时受了伤，只能干点轻便活。弟弟天亮十九岁，正读高三，今年下半年要参加高考；妹妹月亮十五岁，正读初二。尽管天亮看着全家的现状，几次提出弃学回家劳动，但天明坚决不同意。看着家里的境况和正在读书的弟妹，天明明白自己的责任，他发誓要成为一个男子汉，担负起全家的生计，让弟妹好好读书，并希望他们能够考上大学。然而，不管天明和全家人怎样努力，他家年年都是生产队有名的“透支户”，尤其是春季青黄不接时，日子更是难熬。这既有生产队大呼隆出工不出力收成少的缘故，又有全家挣的工分少、分的粮食少、吃口重的缘故。让天明感动的是妻子秀平。三年前，天明和秀平在全公社“填河造田”大包围会战中相识。两人相爱后，秀平不顾家庭的反

对，毅然嫁到了金家，无怨无悔，一心一意地帮助天明操持这个家。

“天明！天明！”

天明想着心事，竟稀里糊涂地来到了青龙河河边。听见有人叫他，一转身见是春平。

“你找我？”

“是啊，是啊。”春平走得急，有点气喘吁吁。

天明看着他，不说话。

“天明，我刚到你家去过，你不在。婶子跟我讲，你家今年粮食又不够吃，你到我家去量吧。”春平一副热心肠的样子。

“不麻烦你了。”天明淡淡地说。

“唉，天明，你跟我客气什么？都是一个生产队的……”

天明打断春平的话：“这个不用你操心。你找我，有事吗？”

“哦，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跟武生商量过了，想让你当生产队的副队长，负责队里的蚕桑生产……”张春平说这话时，明显有心虚的样子。

天明刚刚跟武生碰过头，武生并没有谈起这事。他很反感春平的虚情假意，于是冷冷地说：

“不是要分田、包产到户了吗？还要队长做啥？”

“田地分到户，队长还是要的……不过，我们队今年不……不分了。”春平说这话时吞吞吐吐。

“为什么？”天明盯着他。

春平不敢看天明的眼睛：“我也……不知道，这是大队党支部决定的。这事，不是你我做得了主的。”

天明的嗓门一下子提高了，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央文件规定的，大队党支部也无权做这个决定！再说了，其他队都推行了，就我们二队不推行，那就要问问我们二

队的全体社员答应不答应!”

春平看着虎着脸的金天明，阴阳怪气地说：“你呀，从来都不把大队党支部放在眼里!”

“你不要乱扣帽子! 我知道你们兄弟俩安的什么心!” 天明一甩手，大踏步地走了。

张春平望着金天明远去的背影，好一阵没有回过神来。